

翰墨懷寶

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龍藏寺碑

上海古籍出版社

龍藏寺碑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龍藏寺碑／本書編委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8
(翰墨瑰寶·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ISBN 7-5325-4397-8
I．龍… II．上… III．楷書—碑帖—中國—隋代
IV．J292.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065994 號

策 劃 王立翔
責任編輯 王 暢
裝幀設計 姜 明
技術編輯 王建中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翰墨瑰寶 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龍藏寺碑
本書編委會編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發行經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拍攝製版 上海龍櫻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界龍藝術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787×1092 1/8 印張 16.75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100
ISBN 7-5325-4397-8 / J · 264
定 價 壹佰伍拾捌圓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廠聯繫

國家『十一五』重點出版規劃項目

翰墨環寶 上海圖書館藏珍本碑帖叢刊

工作領導小組

組長

邵敏華

吳建中

成員

王世偉

李道林

繆其浩

何毅

周德明

王興康

趙昌平

編委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立翔

王連起

水賁佑

朱關田

仲威

沈培方

施安昌

陳先行

陳建華

陳振濂

黃顯功

童衍方

執行編委

王立翔

仲威

目錄前言

〇〇二

龍藏寺碑

〇〇七

前言

童衍方

《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五八五）刻。碑陽正文楷書，三十行，行五十字；碑陰題名楷書，共六截，三十行，各行字數不等；碑額亦楷書，三行，行五字。整紙拓片碑陽高一百五十六厘米，寬八十九厘米。額高四十二厘米，寬三十一厘米。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謂龍藏寺已廢，此碑在常山府署之門。明都穆輯《金薤琳琅》云：『常山即今之真定，予近以使事過之，聞府治東二里龍興寺有古銅佛一軀，崇七十二尺，閣之覆者，崇百有三十尺，與太守同年李君往游其間，見殿前一古碑，其趺已沒土中，讀之乃公禮文，蓋寺在隋名龍藏，歐公誤寺廢與碑在常山府署，蓋未嘗親歷其地故誤書耳。』歐陽修謂碑在常山府署之門，都穆更正為在龍興寺（按：碑今在河北正定縣龍興寺），那麼究竟此碑去過常山府署嗎？

顧炎武在《金石文字記》中作了這麼一個推斷：『宋歐陽公《集古錄》云：「龍藏寺已廢，此碑今在常山府署之門。」此嘉祐八年（一〇六三）所書，而龍興寺乃乾德元年（九六三）建，據文忠《集錄》之日，碑尚不在龍興，此其徙置之由，已不可問。』龍興寺修建時間若晚於《集古錄》成書時間，那麼歐陽修當然不知碑在龍興寺，而事實是龍興寺修建時間要早一百年，歐陽修應該知道龍興寺有無此碑。以此可知，顧炎武並沒有懷疑歐陽修的說法，認為碑應舊在龍藏寺，再入常山府署之門（嘉祐間碑猶在龍興寺外），最後徙置龍興寺。

接下來的問題是，龍藏寺與龍興寺是否同一家寺廟？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有這



圖一 龍藏寺碑額

樣一則記載：『真定府治東龍興寺，隋龍藏寺故址也，寺建於開皇六年（五八五）。宋太祖曾幸其地，寺重建於乾德元年（九六三），龍興之額所由更也。』由此可見，龍藏寺廢毀後，在其故址重建龍興寺，《龍藏寺碑》可能就在這次重建過程中，遷回了龍興寺。又據《畿輔通志》得知，龍興寺一名隆興寺，又名大佛寺，隋開皇六年建，初為龍藏寺。

《龍藏寺碑》碑文記載恒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奉敕勸獎州人一萬共造龍藏寺之事。王孝僊是何人？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云：『（碑文）述孝僊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然北齊、周、隋諸史不見其父子名氏，不詳何人也。』清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載：『碑云金城王孝僊，歐陽永叔、趙子函以為齊、周、隋諸史皆無之，以予考之蓋王傑之子孝僊也。《周書》：傑，金城直城人，宣帝即位，拜上柱國，追封鄂國公，謚曰「威」，子孝僊，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碑書「僊」為「僊」，蓋字體之偶異，傳不云襲鄂國公，則史之闕也。其仕隋為恒州刺史，在《周書》固不當載，而《北史》亦未增入，此為缺漏矣。』史不詳叙孝僊官位，但云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據碑則入隋數年，歷官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襲封鄂國公也。

歐陽永叔、趙子函等人在諸史中查不到王孝僊事迹，原因是不明《龍藏寺碑》中有大量的異體字。例如：『踐阼』為『踐祚』，『何人』為『河人』，『伽藍』為『伽藍』，『懷』為『壞』，『五臺』為『吾臺』，『井陘』為『邢陘』，『靈壽』為『零壽』，『響』作『向』，『悠悠』作『攸攸』，『轆轤』作『醪葛』，『譎詭』作『謫詭』，『檐』作『詹』等等。清王澐在《虛舟題跋》中對隋《龍藏寺碑》的衆多

異體字問題提出了合理的解釋：『當六朝荒亂之餘，同文之治破滅已盡，此雖已稍歸於正，而其宿氣猶有存者，此固事理之可推，無

須厚非者也。』

原碑未署撰、書人姓名，又因碑末行有『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之』（下缺）等字，故歷來著錄有云撰者即為張公禮，未確。末行碑文張公禮的官銜猶署齊，按周武帝建德六年（五七七）虜齊幼主高恒，齊遂滅，後四年隋建開皇之號，至開皇六年（五八六），齊滅蓋十年矣，公禮仍稱齊官，書者不以為嫌，當時不以為禁，此皆尚有古道。對於這一現象，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是這樣看待的，顧氏認為：『其大書齊官，則必非後人之所加也。余考顏之推仕歷周隋而其作《家訓》猶謂梁為本朝，蓋同此意，其時南北分疆，興亡迭代，為之臣者，雖不獲一節以終，而心之所主，見於稱名之際者，固較然不易如此。』

此碑之書法用筆遒勁多姿，結體中和寬博，意韻幽遠高古，無六朝儉陋習氣，歷來被稱為隋代第一名碑。清楊守敬《平碑記》云：『細玩此碑，正平沖和處似永興（虞世南），婉麗道媚處似河南（褚遂良），亦無信本（歐陽詢）險峭之態。』王澐《虛舟題跋》將此碑與唐碑遞嬗關係總結為：『蓋天將開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風氣漸歸於正，歐陽公謂有虞、褚之體，此實通達時變之言，非止書法小道已也。』

此碑傳世善本有：

- 一、清黃雲、唐翰題、沈樹鏞等人遞藏元明間拓本，現藏上海圖書館。
- 二、王懿榮、汪大燮遞藏明初拓本。惜殘缺半頁二十八字，張彥生經手配補嘉道間本乃成全本。
- 三、端方藏明代中期拓本，墨拓不精，裝裱凌亂。



圖一末行『參軍九門張公禮之』，近拓本『九』字以下全泐。



圖三 近拓第一行『毀』字、第二行『諦』字、第三行『迦』字又泐。

四、李瑞清藏晚明拓本，有曾熙、朱祖謀等人題簽并跋。

清方若《校碑隨筆》云：『明初拓本末行「張公禮」等字未泐，次之則第三行「釋迦文」之「文」字未泐本，以較「文字半泐本」多全半字二十一字，「文字半泐本」以較「釋迦本」則尚多十八字。今拓第一行「毀」字、第二行「諦」字、第三行「迦」字又泐矣。全碑之字較舊拓共泐四十一字。』由此可見元明間『張公禮未泐本』的異常珍貴。

此次影印出版的底本為上海圖書館藏元明間『張公禮未泐本』。乃傳世年代最早，存字最多，拓工最精之本。經清黃雲、唐翰題、沈樹鏞等人遞藏，有莫友芝署端，費念慈題簽，黃雲、沈樹鏞題跋，唐翰題校記。共二十七開，冊高三十二點六厘米，寬十六點七厘米。碑文二十四開，帖芯高二十五點六厘米，寬十一點二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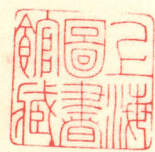


元搨隨龍藏寺碑

是碑實開雲緒先聲以之印
証唐搨孟法師碑尤為一鼻孔
出氣寶之新豐鄉人記



隋龍藏寺
碑舊拓本



真書至初唐極盛而初唐諸家精詣北朝無
不具有至開皇大業間即初唐矣以碑置褚登善諸
石中直無以別知即所從出也前乎以武平六年道興造
象記後乎登善王居士碑塔銘皆是一家眷屬前輩至
謂塹塔乃集以碑字為之固不必然亦可見波瀾莫二矣碑
在正定城中大佛寺額字猶完好如新其結體即開伊
闕佛龕其精悍奪人又與張神困額字分道揚鑣
鰲老以本較近拓多完七十餘字尤可寶貴當別求精拓
額字合之同治己巳九秋持示邵亭明安莫友芝于吳
門書局因識



竊以空王之道離諸一 名相大人之法非有一 去來斯故將喻師子一 明自在如無畏取譬

明去名相以
自來斯大人空
在斯故將喻王
如無畏將喻之
身即師子法道
辟字非有

——金剛信畢竟而不毀——
——是知涅槃路遠解脫——
——源深隔愛慾之長河——
——間生死之大海無船——

